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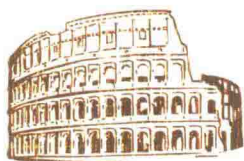


全译插图
典藏本

人类的艺术 (上)

[美] 房龙 / 著 郭秀萍 程晨 / 译

*The Arts of
Mankind*





人类的艺术 (上)

[美] 房龙 / 著 郭秀萍 程晨 / 译

*The Arts of
Mankind*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的艺术 / (美) 房龙著 ; 郭秀萍, 程晨译. —

北京 :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146-1268-4

I. ①人… II. ①房… ②郭… ③程… III. ①艺术史—世界 IV. ①J1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3412 号

人类的艺术 (美) 房龙 著 郭秀萍 程晨 译

出版人: 于九涛

责任编辑: 郭翠青

责任印制: 焦 洋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8)

开 本: 32 开 (880mm×1230mm)

印 张: 21.75

字 数: 47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 58.00 元 (全 2 册)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359 版权部: 010-88417359

发 行 部: 010-68469781 010-68414683 (传真)



Contents 目录

- ◎PART 1 绪论 _ 001
- ◎PART 2 远古人类的艺术 _ 019
- ◎PART 3 埃及艺术 _ 033
- ◎PART 4 巴比伦、迦勒底和神秘的苏
美尔人之国 _ 052
- ◎PART 5 海因里希·谢里曼 _ 063
- ◎PART 6 希腊艺术 _ 071
- ◎PART 7 伯里克利时期 _ 088

- 
- ◎PART 8 陶器和首饰 _ 095
 - ◎PART 9 伊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 _ 107
 - ◎PART 10 早期的基督教以及拜占庭
艺术 _ 118
 - ◎PART 11 俄罗斯艺术 _ 125
 - ◎PART 12 伊斯兰教 _ 130
 - ◎PART 13 波斯 _ 136
 - ◎PART 14 中世纪初期 _ 140
 - ◎PART 15 普罗旺斯 _ 153
 - ◎PART 16 哥特式时期 _ 161
 - ◎PART 17 哥特式时期的终止 _ 177
 - ◎PART 18 文艺复兴精神 _ 190
 - ◎PART 19 佛罗伦萨 _ 205

- ◎PART 20 乔瓦尼·安琪里柯修士 _ 218
 - ◎PART 21 大师辈出的佛罗伦萨 _ 221
 - ◎PART 22 小天使 _ 228
 - ◎PART 23 油画的问世 _ 231
 - ◎PART 24 意大利的绘画工厂开业啦 _ 239
 - ◎PART 25 亚美利加州 _ 273
 - ◎PART 26 在教人如何欣赏画作的地方
听到了新音乐 _ 282
 - ◎PART 27 欧洲的中心，迎来了新的
繁荣 _ 294
 - ◎PART 28 上帝是我们坚固的堡垒 _ 309
- 



绪论

论艺术家的实质，论判断艺术与非艺术概念的困难，以及艺术中一切没有答案的问题

艺术具有普遍性，在这一点上，人们达成一致的意见，并对此深信不疑。可是，一种很大的误导在于，当谈起“艺术具有普遍性”时，人们会形成一种错误的理解——艺术（例如音乐、绘画、雕塑、舞蹈）是一种普遍的语言，被世界各地人理解。

然而，事实却大相径庭。譬如，我在写字台前听巴赫的 G 小调赋格，觉得它宛如天籁。而楼下可怜的妻子，却觉得它听上去令人烦躁。过一会儿，她将上楼誊清我的书稿，她生怕自己的耳朵还要受到煎熬。

这就好比，我惊异于弗朗士·哈尔斯或伦勃朗的一幅肖像画（无

法想象普通的人类，仅凭借一些绘画工具，便可以表现出这么丰富的内容），但是，在另一个人眼中，这幅画不过是一片颜色的堆积。

我年轻时，叔叔买了一幅文森特·梵高所绘的速写画，竟在邻居之间引起了较大的轰动（很不幸，梵高被当时社会认定为坏人）。而我记得就在去年冬天，美国政府向民众展出了几幅梵高的作品，却受到了民众的热烈追捧。他们蜂拥而至，以至于纽约市政府不得不使用武力维持秩序。

同样是关于艺术的误解，历经了几百年的岁月西方才真正懂得：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实在耐人寻味。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莱比锡主人很难欣赏他的音乐；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不能理解莫扎特音乐中频繁的音符；理查德·瓦格纳的名曲也曾经被嫌弃，阿拉伯人和中国人陶醉于自己祖国的音乐，在我听来却好似隔壁家花园中的猫在用力抓挠。



所以，艺术的普遍性仅仅表示艺术不分国界，不拘于时间。艺术随着人类而诞生，就像感知音、色的耳朵和眼睛随着人类诞生一样。

在澳大利亚荒无人烟之处，居住着一些原始人，他们不懂得盖房子、缝制衣服，他们的智力跟身边的动物相近。还有一些土著部落，他们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宗教，但他们也拥有自己的艺术。就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完全没有独立的艺术表现形式。

这便是我所说的艺术“具有普遍性”。既然如此，本书的第一章从哪里说起，是从中国还是欧洲；从哪个种族开始说起，是从毛利人还是因纽特人，都毫无关系。话说到这儿，我想给大家讲个出自中国典籍的故事，或者说，是出自一本我借阅的中国古籍译稿。首先要对读者们表达深切歉意，因为对这门使用人数上亿的语言，我一窍不通，而我年事已高，无法再学习中文了。以下便是故事的大概内容：

劳公希望自己在去往一去不复返的来世前，能与门徒们见最后一面，向他们表达祝福。

门徒们纷纷来到年迈的画家工作的地方。劳公虽然身体已十分虚弱，连画笔都拿不起来了，但依然像往常一样，坚持坐在画案前。门徒们恳请他卧床休息，可他摇摇头说：“我同这些颜料情同手足，它们已经跟随我很多年了。我希望自己离开人世时，还能有它们长伴左右。”

门徒们不禁失声痛哭，跪下来等待老师继续叮嘱。劳公诧异地看着他们说：“我的徒弟们，你们怎么了？我是邀请你们参加宴席的呀，邀请你们来加入我人生的最后历程，每个人都要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本来应该大笑的，你们可倒好，竟哭起来了。”

劳公微笑着看着门徒们，门徒们随即用长长的丝质袖口擦干眼泪。

一个门徒说了下面一番话：

“老师，亲爱的老师，请原谅我们的脆弱，您苦命的一生常常让我们心里很难受。您没有妻儿陪伴直至生命结束，您只向诸神奉献直至牺牲。您的一生每天充满了奴隶般的苦干。那些弥漫于世俗的污浊空气中，多财善贾的人无所事事却日进斗金，而您却两手空空。您用双手为人类做贡献，人类却心安理得收下您的奉献就了事。他们对您的遭遇漠不关心。我们想问，这公平吗？老天爷对您有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恩情吗？您去世以后，我们将会继承您的事业。我们再问您一个问题，您做出如此大的牺牲值得吗？”

劳公慢慢地抬起头，脸上浮现出一种征服者取得胜利的骄傲神色。他回答道：“不但公平，我所得的报酬更有些喜出望外。你们所言很对，我的确无亲无故。我活了一百年，经常处于饥饿之中。如果没有朋友们的帮助，我将没饭吃，没衣穿。我为了事业弃个人得失于不顾。倘若我诡计多端，贪婪成性，金钱将唾手可得。但事实上，我对钱财很淡泊。我接受内心的指令，独自走在属于自己的路上，并达到了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渴望达到的最高目标。”

这时候，那个最老的门徒，也就是最先说话的那一个，又发话了。但这次说话，时断时续。

他压低了声音说：“敬爱的老师，作为临别赠言，请您为我解释一下人生中，人最想达到的最高目标是什么？”

这时，劳公站了起来，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亮光，他颤巍巍地挪到屋子里的一幅画前。这幅画是他的最爱，是他那支大笔一挥而就的一片草叶。那片草叶散发出蓬勃的生机，好像会呼吸一般。在那片草叶的里

边，似乎包含着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世界上所有草叶的精灵。

“这就是我的答案。”老人说，“我已经有与诸神平等的地位，迈入永恒的境界。”

于是，劳公为门徒们献上自己的祝福。门徒们把他放回卧榻，他就死去了。

这个小故事发人深省。我本应在此结束本章，下文的内容就可供你们想象。但是，这位中国老人话中的含义，我们需要再谈谈。我并不想多费口舌，因为像这样的讨论，一展开就将有退回中世纪之势，几个学者为争论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可以常年争论不休。

依劳公看，真正的艺术家能够跨入永恒的境界，可能对于这一题目还有别的答案。但我的看法你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我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怎样，但我认为，自古希腊开始，这种想法就已经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占了上风。



如果我是劳公，想必我也只会这样回答。

即使人类处于自己最了不起的时刻，比起自然界也是渺小的，是无力的。自然界与人类通过万物接触；人类则以对万物反映表白自己。所谓的艺术就是这种反映——表白。

为了更好地说明我的观点，可以换种说法。身处深山中的你，周围阳光灿烂，天空蔚蓝，白云朵朵，树丛中，凉风习习，唱着不平常的小调，一切生机勃勃。在这种不可名状的自然美景中，你会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与微不足道。

可是，假若你是约瑟夫·海顿，你懂得把内心的感受用音乐来表达，你回到家就创造出以“上天有灵”为开始的圣乐。

当乐曲做完，如果你像这位奥地利人一样淳朴，你会因为得到这种灵感，而双膝下跪感谢上苍。

当全世界回放着你的赞美诗，公认了你的伟大艺术家头衔，你可以退到屋子的一个角落感叹：“亲爱的主啊，您看看，这不像那天我在野外的所见，但这是我受您的号召而做出的反应啊！所以，亲爱的主啊，我并非一无是处。尽管我对自己的所为不太有把握，但我毕竟也是个造物主！当然，我与您没有可比性，您可以创造万物。但是，我的确是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的……无论如何，我创造出了自己的作品，倘若您问，我可以说，它非常好。”

我不会将这个观点强加于人，尤其是那些无法用艺术表达自己情绪的人。中世纪的人的知识没有我们的多，但他们懂得许多我们不明白的东西——他们借用一个寓言表明他们深明此理。曾有两个悔罪的人走到圣母像前求她保佑，但他们又都明白，自己对她的庇佑无以为报。

其中有一人是音乐家，除了一把小提琴外他一无所有。于是他演奏了一支自己最爱的曲子。看，他的请求得到了满足。轮到鞋匠要求庇佑，他对自己没有信心，因为他只能献给圣母一双精致的舞鞋，供她舞蹈。据说天使们一高兴，就会在天上跳舞，圣母有时也会融入他们之中。可是，鞋匠心里清楚，一双新鞋，怎敌得过刚刚听闻的天籁之音？

尽管如此，他还是为圣母做出了一双最美丽的鞋子。看，他也得到了圣母的庇佑。他用那双舞鞋向圣母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因此，无论他做得如何，他有这一片苦心就足够了。

提起这篇中世纪的小文章，我总为一件事感到奇怪——这也是我一直不能理解的事情。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如今的世界，一定要严格划分艺术与工艺。当初，艺术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中时，这种界限并不存在。谁也无法说清楚，艺术家与手艺人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实际上，艺术家（借用人们普遍的称呼）不过就是一个手艺超群的工匠罢了，正如一个石匠行会里会雕刻大理石石像的小石匠而已。现如今则不然，艺术家与手艺人隔路相望，他们距离如此之近，却老死不相往来。

我自己对此深有体会。当年我正年少，一些认为自己通情达理之人依旧在鼓吹那荒诞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距今已时隔30年，自那以后，我很高兴人们明白的事理多了些。今天，人们终于理解，设计老布鲁克林桥的人，就个人所长来说，与画沙特尔多大教堂设计图的那位匿名石匠，都是同样了不起的艺术家。而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从阿斯泰尔美妙的舞蹈表演享受到的真正快乐，与从《名歌手》的最后一幕的五重奏中得到的享受，并没有多大的差异。



我知道我这种说法可能会引起各种各样没有意义的争论。因此我必须声明，我并不是向大家提议我们只要有了阿斯泰尔先生的舞蹈，就不再需要《名歌手》五重奏了，我绝对没有这种意思。我明白，踢踏舞同歌唱与绘画相比较，有很大的区别。而对于谁优谁劣，我有个非常简单的辨别方式。我会问自己：这个人到底想告诉我他内心的什么感受呢？另外，他是不是想让我了解这一切呢？我一向要求自己以“最完善”作为我观察事物的标准，我的理解能力和欣赏能力都非常强，而且我已经训练得很到位了。

很多年前，我想知道宇宙的范围，但遗憾的是，当时我并没有望远镜。一架望远镜有着一百磅的昂贵价格。我不愿意把那么多钱花费到一件个人爱好品上。所以，我对于视力范围之外的世界从来都是模糊的。可是，一天，我遇到了一架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装在口袋里的

小显微镜。这让我认识到了我们身边的微生物世界。但是，我们平时从来不会注意到这些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生物。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刚刚在纸上爬着的蜘蛛和屋外泛黄的墙壁上的青苔，比遥远的银河和牧羊座更为重要。可是两者的重要性差异不在于速度，而在于体积。法布尔先生十分善于表现昆虫，他与观察星球与光年，毫不在意一百万年甚至一亿年的金斯，都是一样了不起的艺术家，他们的书籍同样把快乐传递给了聪慧好学的读者。

我再举一个例子，以便于更充分地阐述我的观点。我去过一些城市，那里的人们对于本地博物馆和管弦乐团相当了解，以至于一谈到这些便滔滔不绝。许多意大利和 18 世纪英国的漫画就藏在那里的博物馆里，海菲茨曾在那里的乐团里当过独奏。可是，我发现那里人们的居住条件十分糟糕，去往办公地的路面也粗糙简陋。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没有赏心悦目的美景，没有悦耳动听的声音，唯一的娱乐就是乐团每星期寥寥几小时的演奏和博物馆每天片刻的对外开放。

当时的我本不应该逼这些朋友承认这些。可是，当时我实在太年轻，总想要劝说这些老实巴交，对生活并无过高要求的居民，在家里的客厅里挂上两三张美轮美奂的复制作品。同样，对于普通人的未来（至少局限于音乐是这样），把孩子拖出去听一次管弦乐演奏，不如每天都让孩子听些优美的音乐唱片，偶尔去听现场演奏其实对孩子并无太大帮助。比如，有些人为了显示其高雅品位而拒绝无线电广播，不得不度过一个很无聊的夜晚，其实普普通通，带着真情实感的电台广播才最容易使人愉悦。

诚然，我们之间的争论没有结果。真心实意地表示赞同的只有

五六个人，而且这些人的看法永远与我是相同的，所以也不必过度赞许。至于其余的人，都觉得我是多管闲事，刚有些墨西哥进口的新教育思想就加以卖弄，以示与众不同，还趁机炫耀自己。

好了，就此结束这番长篇大论吧。因为一旦谈论起艺术的定义，就无从得知讨论结束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可是，我依然想阐明一些我对于艺术的个人见解。这好比我在打牌之前，总会把手里的牌都翻出来以便于大家都能看清。

首先我要讲艺术对社会的价值。如果我问古希腊人或中世纪的法国人这个问题，他可能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如果我拿“居民小区里需不需要讲卫生”的问题去询问一个现代人，他会感到很怪异。那是因为，现在人们对于健康与卫生相当重视，这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13~14世纪的法国人或意大利人，如果有人问道，他是否愿意在身边见识美的存在，他会同样感到莫名其妙，不停地摇头。当年，为了装饰人们钟爱的大教堂屋顶上的一个丝毫不引人注意的部分，这两个国家的人不惜耗费几年的时光，但是他们却对生活中的不舒服和不卫生不以为然，觉得这是必然的。他们和如今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一样，不惧怕庸俗和丑恶，也毫不在意外面嘈杂的世界。

人们对于事物的态度，往往会受到一些观点的影响。我尤其讨厌广告，对这些了无意趣的东西大加抨击。我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有三千个老师参加的报告会上，我曾经提过这类事情。我认为这些老师们既然是把将孩子培养成材当作任务，他们肯定能明白让孩子懂得和谐与美感的重要意义以及去除这些恶俗广告的重要性。

可是，我讲的道理好像没有人能听懂。后来，有些人对我说：“这